



本土文本

碰钉记

(小说)

□ 倪正平



可事态的发展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。这天上午他正在家里洗碗，村里做定职干部的儿子端木新民垂头丧气地走进他的家门，不叫爹不叫娘，一屁股坐在矮凳上，眼望着屋顶生闷气。

“这是咋啦！这个点不在村部上班，来这干吗？”端木逢问。

“碰到什么难事了？”

“哑巴了，跟你说话呢！”端木逢踢了儿子一脚。

“要我说什么？今儿起，我的工作地点就在这里了，什么也不用干，坐着发呆就行。”儿子气呼呼地开了口。

“这什么话！我惹到你了？”端木逢挠挠头，一脸茫然。

“书记叫我回家做你工作，说什么时候做通了，什么时候再到村里上班！”

“这——”端木逢被噎着了。

第二天，端木逢在镇土管所工作的孙子端木奋勇也过来凑热闹。

“爷爷，领导叫我来你这里报到，这是考勤表，您得给我签字。”端木奋勇从皮包里掏出一张考勤表递到端木逢面前。

端木逢皱眉：“奋勇，你在镇上上班，要我签什么字？”

“爷爷啊，这是你做钉子户的权利，以后我天天来你这里报到。我们领导说，支持经济建设是头等大事，做你思想工作，这是我现在最光荣的任务。”

端木逢从灶口拾起一根灶膛里拨火用的木棍，举过头顶，吼道：“好小子，你也来我这里敲竹杠！”

端木逢气得浑身打战，气也喘不匀

了。他扶住门框，朝逃出屋门的端木奋勇喊：“孙子，你跟领导说，有事冲我这老头子来，让孩子搅进来算什么本事！我端木逢埋脖子了，好孬让我在这里过个囫囵阳世，死了随你们折腾。只要我活着，就俩字儿——不搬！”

事情到这里彻底僵住了。曹拥军招呼镇拆迁办工作人员到项目村集合，说要现场办公。

镇拆迁办四人，村支委会五人，加上曹拥军，十个人在村部会议室里吞云吐雾半天，泡茶水用光五个热水瓶，依然找不出个可行的办法来。

最后，曹拥军站起身来，手拍了拍桌子，说：“活人不能让尿憋死，项目要做，群众利益也得维护。

我的意见，既然端木逢那头工作做不通，我们就在规划上动脑筋，作些修改，保留端木逢的三间老屋。我去看，那房没有一百年，也有八十年，是古建筑了，和新建的仿古建筑放一起也不违和，大家看看如何？”

众人正一筹莫展，听闻曹拥军这么一分析，异口同声说“好”。

曹拥军前脚跟离开项目村，后脚跟就到了开发商姜总办公室。他要趁热打铁，把这事定了。

姜总听了曹拥军的意见叫起苦来：

“先不说整齐划一的规划里塞进个有人居住的老屋，是否不伦不类。单说这修改规划图纸又得花钱，这成本可又增加了呀！”

曹拥军苦口婆心：“姜总，现在的政策你也清楚，人家不要补钱不贪楼房，油盐不进，你能奈何。这工程多拖一天，你就要多一天损失，这大账小账你算得比我明白。再说端木逢这屋确实大气，我去过，都老出包浆了。我们本

就是个仿古项目，加个货真价实的老屋进去，不会突兀的。”

姜总叹了口气：“你曹镇长话到这份上，我还能说什么。不过这屋我要看下的！”

“行，行，时间你定，我带路。”见姜总基本认可，曹拥军喜出望外。

四

这日，曹拥军带着开发商姜总、项目总设计师瞿工、村支书谭光荣，以及端木伯的儿子端木新民、孙子端木奋勇浩浩荡荡来到三间老屋前。端木逢、逢嫂从屋子里出来，拿出三条长凳，招呼众人落座。逢嫂感慨道：“两个月了，今个儿老头子总算有了点笑模样。”

众人在场心坐定，独不见同来的瞿工。好一会，才见他从老屋西边的山墙边转过来，边走边自言自语：“太好了，太漂亮了，想不到这里还有这么完整的老屋，这屋龄定在百年以上，绝对是个宝贝。”说完，又一头扎进屋内，研究他的宝贝去了。

曹拥军见状，暗暗舒了一口气。

一个月后，仿清街项目开工。端木逢没有食言，把宅边二亩七分自留地调整给了村里，要了一块500米外的地址作为自己的自留地。他说，身子骨还硬朗，跑远点种地没有问题。

蓝图上的方块，线条一天天立体起来，只消三个多月，清理出的二百亩亩土地上，三排仿古建筑簇拥着两条街面渐渐清晰，之后又经粉刷、装饰，一座清末小集镇的雏形终得呈现。端木逢的三间老屋被镶嵌于最南侧的那排建筑里，大致一条轴线，但有些倾角，东山墙、西山墙与后建的仿古建筑稍隔开些。对这设计，按瞿工的说法，打破了

仿清街原来过于对称的单一感，增加了点写意的感觉。

对这样的安排，端木逢是同意的。用他的话说，“这一百多平方米的屋子我说了算，之外，随便布排。”

仿清街项目基本落成，开发商和镇村两级总体满意，只是作为事件的亲历者，姜总、曹拥军、谭光荣等人总感觉端木逢那三间老屋游离于整体设计之外，是处败笔。

仿清街对外开放后，吸引了远近众多男女老少前来参观，他们对仿古建筑风格及营造的氛围反响平平，独对端木逢的三间老屋颇感兴趣，说能嗅到点那个时代的气息。后听说这三间是久远保存的正宗老建筑，里面还住着世居的老人，进而有点顶礼膜拜了，皆赞道，有此原生态古宅古风，总算不虚之行。

原先的槽点变为亮点，这让姜总他们措手不及。几人一商量，何不顺水推舟。他们找到端木逢，说要请专家来作个鉴定，争取挂个文物级古宅的牌子，再让他做这仿清街的宣传大使。

这时，端木逢的犟劲又上来了。面对众人的激情澎湃，他只冷冷地回了句：“我活七十多了，想自由一点不行吗？”稍许又接口说：“生意经我不懂，但这段时间下来，我算看明白了，外地人喜欢到我这里来，是对我这老房感兴趣？还是对住里面的两个老态龙钟的老人感兴趣？都不是，只因我这三间老房它是活的，活的它就有气场。这气场可是设计不出也摆布不来的。”

这几句从端木逢的嘴里说出，三人觉得很刺耳，然而细嚼又似乎有些道理。

(下)

从诗经走出来的“美女”

(散文)

□桑云梅

多配菜一并准备。晚上小卫发来木槿花杂汤，嚷嚷“花蒂戳嘴”。还好不是太笨，没把戳嘴的花蒂下肚，聪明地剔出来了。

遥想几年前那碗老公手作木槿花豆腐羹，花朵洗净，嫩豆腐盐水浸泡去了腥，锅热倒油，姜末爆炒，豆腐切块放入，续水熬汤，水开入花瓣，淋上鸡蛋液，加入佐料。花蕾清脆，绽放得清爽，有点像毛芋艿，滑滑稠稠，又比芋艿水润。老公戏说：这花有毒，我不吃。我说：你做的我喜欢吃，懂不懂，这叫美容花！

常人不知，木槿花营养价值丰富，蛋白质含量高，富含微量元素。花叶果根皮皆可入药，防治病毒性疾病，降低胆固醇。

古时候的女子常用木槿叶洗头，发质乌黑亮丽，丝丝润滑。清人《甬上竹枝词·七夕》描述了宁波人七夕习俗：“活水新煎槿树叶，家家料理洗头盆。”

七夕乞巧前，古代女子摘取新鲜槿叶，剪碎后用纱布包裹，放在水中揉搓，待起泡沫后洗头，然后带着清新的木槿香赴会。宁波老话“牛郎织女碰头，槿树叶沾头”。直到现在，宁波一些年长的妇女仍然保持着用槿叶洗头的习惯。

白居易赞咏“中庭有槿花，荣落同一晨”，木槿早晨开放傍晚凋零。开一朵谢一朵落一朵，枝上总是新花嫩蕊，花期又长，7月到10月，欣欣向荣。不似菊花、栀子，谢了的花留在枝头着实好看，木槿，虽是朝开暮落，却是让人看

了不丧气，英英勃发。

“槿花不见夕，一日一回新。”木槿花一朵接着一朵开放，永远开不完的花朵，就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爱，不管经历多少风雨和磨炼，爱始终保持原本的样子。韩国人尤其喜爱木槿，定为国花，称其为“无穷花”。

木槿枝条柔软，容易弯曲，而不断裂，古人文爱成排种植，而后编成绿篱。白居易就曾有“凉风木槿篱”的描述，杨万里《田家乐》也有“漫栽木槿成篱，已得清明又得花”的诗句。若是有一座小院，必然将粉紫白色杂色木槿种植，单瓣复瓣重瓣木槿栽全，槿条交叉，筑成篱笆，两三年后便密实得连猫狗都钻不进，夏时篱上开花，芭蕉出槿篱，“暮落朝开木槿荣，圆荷出水露珠倾。”何其美丽呢！闲时三五好友嬉笑采摘，制成可咸可甜的美味，何其惬意哉！

家在竹林深处

(散文)

□李新勇

此时，归巢的鸟儿开始在林间嬉戏，它们或低飞掠过，或高歌于枝头，更多的鸟儿栖息在竹枝上，每个晴好的夏日傍晚那气势磅礴的鸟鸣声，如同天籁之音，让人的灵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安慰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耳边是鸟儿的欢歌，眼前是翠绿的竹林，那一刻，家，就在不远处，心，也随之安定下来。

秋风起时，竹叶仿佛配合季节的召唤，也会掉落一些，在大门外铺成一条条金黄的小径，踏上上去，软绵绵的，每一步都像踏出了岁月的回响。

冬日的竹林别有一番风味，即使没有雪花轻轻飘落，每个寒冷的早上，青青的竹叶上敷上一层薄薄的白霜。竹的翠绿让整个世界变得纯净而有力，仿佛一群不屈不挠灵魂在自信欢歌。

我老家的茨竹林只有一丛。岳父家周围的茨竹林却有三四十丛。这一丛与那一丛之间相隔四五米，几乎没有杂草。在这样阔大的竹林之下，别说接纳一组竹林七贤，就是有十组竹林七贤，这边吟诗作赋，那边酒宴歌舞，再远点那一伙在瑜伽打坐或生火野炊……各玩各的，互不干扰，各得其所。

但凡生长竹林的地方，都是难出庄稼的极瘦的寡土。记忆中的竹林，不仅承

载着四季美景，更承载着几代人的辛勤与希望。除了春天长笋时节不能伐竹，其他时候都能砍伐。茨竹的纤维韧性强，节稀筒长，是编织竹器的上乘材料。

当年，篾匠们用灵巧的双手，将一根根竹子编织成生活的必需品，箩筐、畚箕、竹匾、草篮子……这些看似简单的物件，却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，换回了油盐酱醋，也换回了孩子的书包和笔墨纸张。那时的我们，总盼着竹子能多长一点，长快一点。

时光荏苒，世事变迁。在人均土地面积达两亩的我老家，农民闲时进城打工，农忙时在家种收庄稼，农村人口并不见少。因大量土地种植经济作物，农业生产很少用到箩筐畚箕等——即使使用，也换成塑料制品。篾匠先是失业改行，接着年岁渐渐增大，甚至陆续作古，篾匠活儿几乎失传了。

而在人均耕地不足半亩的岳父所在的川东丘陵，早些年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，如今当年的农民工大多进入城市，大多数人不管房屋宽窄，有了自己的房子；即使没有购房，租住在城市，也终年不愿回到被荒草掩埋了家门的家，年复一年，有些人的后代已找不到自家的家门。

在这些地方，随着农村住户的减少，岳父家周遭的竹林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热闹与喧嚣。每一根茨竹的寿命，最长不超过十年。那些曾经属于一家一户的竹丛由于长期无人打理而无序生长，成了无人认领的野生植物。

篾匠纷纷年迈，做竹器的匠人几乎没有了，造纸厂也不再需要竹子做原料。这些曾经被精心呵护的竹林，如今新竹压老竹，竹竿之间拥挤着若干枯老残断的朽竹。每当风吃过，竹林里竹竿碰撞的声音，如同密集的阵雨，又似低语的呼唤，似乎在诉说着陈年心事。

今年初伏到中伏交界那几天，我回到岳父身边小住。丘陵的燠热让我每天像生活在烧红的锅底。看见房屋周遭于茂盛中透出苍凉的竹林，我不禁陷入沉思。

如果有一天，有人组织一批篾匠，将这些茨竹变成精巧的竹编艺术品，比如竹编的各式各样的篮子、盘子、插瓶、花瓶、竹扇、屏风等等，将从前的只能编织成劳动工具的茨竹变成生活艺术品，这些竹，便获得了新生，丘陵乡村也会因此热闹起来。这是商机，也许还是商业机密。我只会写作，不懂经营，但是若有人愿为此业，我随时准备投身做带路党。

江海新韵



触摸到乡村的心跳

(组诗)

□王蝶飞

◎乐观村的清晨

乐观村和所有村庄一样
只是一个地名
这里生长杂草，庄稼，也驻扎

亲人

天空是凌晨六点十分的蓝
我独自站在田野，与旭日对望
静止的村庄，天空下
一层浓云裹挟一层薄雾

此刻，凉风习习，鸟雀已经发声

就像接受，每天一次朝圣的洗礼
潜伏的一千多只小鸟
从心中飞出
晨光中，与麦田一起雀跃唱和
菠菜，小青菜，白萝卜
回到母亲潮湿的篮子里

清晨，小村庄终于迎来第一缕霞光

那是天空写下的
无人会意的童年的天堂

◎爱之歌

有时候梦是老家的院子
是浮在秋天的花影
有时候，桂花味的亲人
在梦里聚在一起……
父亲，母亲，妹妹
像蝴蝶，像一片油菜花
像一个灿烂的春天
有时候，阳光照着

风吹着

感觉世上的爱
都在我的身旁……

◎月亮简史

为月亮作侍的
是老家的院子，是祖父祖母
是我，先写下童年的叹词
又写下水中的涟漪
我最想写的

是一只瘦瘦的白鹭，它是月亮的侧影
越轻的事物

越在高处，比如翅膀
越重的事物越在低处
当我看到月光
尘埃一样落在地上
那是一只月亮

已经生根了

◎惊蛰日，聆听蛙鸣

惊蛰日，我还在蛰伏中。
风在门外
像过客。梅花绽放，柳枝返青
慢慢回暖的气息，去旷野
军山脚下歇息的风

聆听蛙鸣

几声蛙鸣过后
风停止了流动
我知道一定是它也在聆听蛙鸣
可我，想找到青蛙的影子
在哪一处苇丛？

一只白鹭在不远处的水面上
低头跋涉
然后又引颈高飞，像接受了

某种召唤

而远山泛绿
如同遥远的秘境
重新回到了人间

◎触摸到乡村的心跳

花香轻抚指尖
老树盘根，枝繁叶茂
守护着这片宁静的土壤
枇杷、麦子和桃子树
都骄傲地怀孕了

豆角辣椒茄子，有花有实
芝麻正节节攀高
孩子们欢笑奔跑
似乡村的心，跳跃不停。

在乐观村，不经意间

总会和春天的花瓣撞个满怀
片片绿叶，缕缕馨香
还有朴素的情怀
苍老的肌肤上，洒满了阳光

和时间的履痕

